

# 母亲的“山楂”年华

□ 马海霞

小时候去长辈家拜年,家家都准备果盘,里面的瓜子、糖块和软枣居多,若是谁家果盘里装有山楂,那可是稀罕物了,物以稀为贵,究其原因前是前几年过度砍伐山楂树造成了果树稀少。

我五岁那年,我们家的宅基地批下来了,父亲专挑了山脚下的一处宅基地盖房子,只因父亲相中了宅基地紧挨着的土丘上有棵山楂树幼苗。

四年后,山楂树开始结果,一串串红果子挂满了枝头。母亲踩着梯子摘了一竹筐,选了些大的送了亲朋,挑拣出个小的切片晒水泡水喝,剩下的埋在土里。每隔几日母亲便用锄头刨开,取出一瓢儿山楂,洗净后让我们吃,“困了”些日子山楂开始变甜变面。母亲经常用冰糖给我们煮山楂,煮熟后再在里面放点儿蜂蜜,放置院子里凉透。冬天零下十几度的气温,只需一小会儿,糖水山楂便透心凉了,我们围着火炉一人捧着一大碗“冰镇”糖水山楂,喝得牙打颤,心里却乐开了花。

我小时候贪食,每逢过年家里备年菜,我都容易吃撑,闻到什么都想吐,母亲便在杯子里放入一点儿晒干的山楂片和几勺麦芽,用开水冲泡后让我喝,此法消化积食、健胃止吐的功效甚佳。

嫂子那年冬天生孩子,母亲经常给她用红糖煮山楂

干,山楂有助于子宫收缩,山楂水能帮助排恶露,能促进产后子宫的复原,还有健胃清脂的作用。母亲的这一举动让嫂子很感动,夸奖母亲比亲娘还有心。

前几年,我减肥期间,从网上查了一个减肥的方法,薏米浸泡一小时,将山楂干和泡好的薏米放入锅中煮20分钟,再将荷叶放入里面煮两分钟。方子交给母亲,我便当甩手掌柜了。母亲每天都给我煮好了,放在保温杯里,待我下班后喝,虽然免不了母亲的一顿唠叨,但我要自己动手做,母亲又嫌我火候掌握不好,糟践了好东西。

山楂现在便宜得很,几次让母亲把门口的山楂树砍了,母亲都舍不得,三十多年的树龄了,年年丰收,这棵树是家里的功臣,得善待它。每年摘了山楂后,母亲都要做糖葫芦,但年年向周围人取经,年年做不好,我也没少给母亲从网上淘方子,但就是炒不好糖。母亲为此还专门去卖添加剂的地方,问店主,她想做糖葫芦卖,该买哪些“配料”。店主递给母亲一瓶“化学颗粒”,说,加了这个能增加糖葫芦的脆度,母亲一看连连摇头,这些肯定对身体没好处,还是回家专心练习炒糖。

几十年下来,母亲竟练出了心得。一次母亲用饭勺炒糖,用筷子一蘸,糖丝拔得老长,母亲便在锅内放入一

个小铁缸,置于火上,加入水、冰糖和白砂糖,边煮边拿筷子蘸,什么时候筷子蘸的糖放于冷水凉一会儿后,用牙咬一下又硬又脆了,再将铁缸里的糖倒入锅内,放入串好的山楂在糖里蘸,糖便妥妥地裹在山楂上了。母亲说,小铁缸缸底面积小,受热均匀,所以糖容易炒出丝儿来。我也用此法做过,但屡试屡败,向母亲讨要秘诀,母亲说,哪有什么秘诀,我失败了三十多年了,才有了今天的手感,你坚持上三十年再说吧。

如今,山楂树年岁已久,受了虫灾,母亲每年都买农药药虫卵,待果树结果后,母亲便不再打药,现在山楂再也不是稀罕物了,送人也没人要了,自己留用也吃不了多少。那日回家,我见母亲在树下捡落果子,母亲说,落地的果子才是熟透了,只要上面没有小孔就是没被虫子吃了,说着取了一颗掰开让我尝尝,果然又甜又面。母亲每天都要去山楂树下转悠几圈儿,捡拾好的山楂单独放在盆子里。

母亲把山楂沿三分之一处切开,挖出里面的核,用来做糖葫芦,切下的三分之一晒干后用来炖肉、炖排骨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山楂树年年结果儿,母亲年年用山楂做成美味,小时候为我们解馋,长大后,盼我们能常回家看看。

## 陪父亲散步

□ 吴建

我是在接到姐姐的短信之后,才知道父亲患了轻度中风。百里之外的我,不可能每天回老家侍奉病榻,只有将父亲接到我所居住的小镇来休养,以尽我这漂泊在外的儿子的一点孝心。

父亲退休前,是县电台的老编辑。由于常年伏案工作,他年老之后身体渐渐向倦,行动也日渐迟缓。中风后,腿脚越发不灵便,走起路来也更加蹒跚。看到父亲整日独坐在家中,甚是寂寞,我的心中很是不安。我思忖再三,决定每天陪父亲散散步,以锻炼他的腿脚的功能,父亲也欣然同意。

第一次陪父亲散步,我特地把楼梯的扶手擦拭干净。傍晚,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父亲,慢慢地迈下楼梯。父亲半倚在我身上,吃力地挪着步。蓦然间,我感到了父亲的苍老。父亲的脸上爬满了皱纹,满头的青丝变成了苍苍白发。看着他那佝偻瘦弱的身躯一步步艰难地挪动,我的心中不禁隐隐作痛,一种内疚感油然而生。

夜幕低垂,暮色苍茫。我与父亲在马路边边走边聊。我给他讲述我工作中的进步、生活上的烦恼。父亲则回忆起我们姐弟几个儿时调皮顽劣的趣事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父亲是很严厉的。现在听他津津有味地讲述,我才体味到父亲对我们沉甸甸的亲情。

从此,每当残红褪尽,暮霭氤氲,我都要陪父亲在马路边散步。与父亲散步,常常使我获益匪浅。我业余时间喜欢“爬格子”,每当我将发表的新作交给父亲,父亲总是相当认真地审读。而后,在当晚的散步中,父亲便毫不留情地“评头论足”:哪篇文采不够,哪篇构思欠佳……我耐心地听着,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。

每日坚持不懈的散步,使父亲的腿力有了明显好转。三个月后,父亲步履不再那么维艰,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。于是,他执意要回老家去。送父亲上汽车时,我叮嘱他以后一定要天天锻炼,并告诉他,等我买了新房,我要接他来长住,要天天陪他散步。

## 温暖的烤红薯

□ 潘诗勤

每年的冬季来临前,公司楼下的马路边会出现一个烤红薯的摊子,摊主是一位老爷爷。听公司老员工说,这个红薯摊在这里摆了近十年了。

手推车上放着一个圆柱形的烤炉,一旁的纸箱里摆满了烤红薯的木炭,每天晚上6点老爷爷推着他的手推车准时出摊,夜里12点左右才收摊,老爷爷身穿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军绿大衣,一顶针织的帽子上看去有些年代了,显得松垮,戴在头上,时常滑落。

夜幕低垂,都市华灯初上,烤红薯的青烟袅袅,与灯光交错,一阵风吹来,那无比熟悉的味道,蹿入鼻腔,瞬间打开了味蕾,让匆匆的路人顿时饥饿无比。

公司的同事几乎都光顾过老爷爷的红薯摊,有阵子每天晚上都要加班,一个阴雨绵绵的周末晚上,我和同事加完班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,又冷又饿,下了公司的电梯,直奔老爷爷的红薯摊,每个人要了一个大红薯,捂在手里,闻着香喷喷的烤红薯,顿时暖和了许多。

吃完烤红薯付钱时,才尴尬地发现我们竟

然没有一个带钱包的,时下出门,只要带着手机就行,因为网上支付很方便,早就省了出门带钱包的麻烦。正当向老爷爷问起网上支付方式时,不料老爷爷挠了挠头说:“孩子,抱歉,我落伍了,你们说的我都不会,你们没带钱没关系,改天再过来付吧。”

同事又好奇地追问:“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不来付账吗?”老人笑着说:“这些年我遇到不知多少像你们一样出门不带钱包的顾客,但我从未因此少收过一分钱,他们都能在日后如约送钱来的。这大冬天的晚上,来我摊上的顾客多数都是又饿又冷的,即使他们不付钱,我也会让他们吃上热乎乎的烤红薯。”老爷爷边说着边时不时地用他那双粗糙、皴裂的手娴熟地翻着烤炉里的红薯。

同事的脸顿时红了,为自己那句鲁莽的问话。这么冷的夜晚,还有人时刻准备着热乎乎的烤红薯,你还有什么理由赖账呢?更何况还是一位老人呢?

瑟瑟寒风中,一股暖流从老爷爷的指间传递给每一个来他摊前吃红薯的人,那香气四溢的红薯味温暖着每一颗漂泊的心。

## 挑牙虫

□ 王富强

在乡村生活整整20年,那里发生过许多奇异怪诞的事,成为我记忆的源头,让我在闲暇时获得精神上的自娱自乐。挑牙虫便是其中之一。

俗话说:牙痛不是病,痛起来真要命。我是虫牙患者,由于缺乏对牙齿的保护知识,我从小就受虫牙困扰多年,也许是受够了这种病痛的折磨,我希望有人能把牙齿里的虫全部挑出来。这只是我最初心里的一个美好愿望,想不到有一天还真来了挑牙虫的人。

每年的夏季,这些挑牙虫的人开始走村串户,吆喝着生意。她们都是几个年龄偏大的妇女,结伴而行,听口音像是安徽北方人。不带任何工具,只背着个人的行李包。

通过简单的沟通和交流,才知道挑牙虫的步骤。准备一根筷子,放碗水,用手在两边的太阳穴上按一下,再在鼻梁骨上揪一揪,感觉像似给人点了穴。前奏完成后,筷子沾水在牙缝里外轻轻捣几下,一个个如针尖般乳白色的东西从牙缝里挑出来,看着像虫子,放在水里似乎还会动。

挑牙虫的人还向我们普及,眼睛里也有虫,平时眼睛发痒、干涩、流泪就是眼虫作祟。我们都感到很诧异,眼睛里容不得沙子,也容不得虫子啊。面对别人的质疑,挑牙虫的人用同样的手法和工具,在眼角处挑出和牙齿一模一样的虫子来。别人沉默了,我也相信了。

真的能把牙齿里虫子挑出来吗?也有人想刨根问底,可她们的回答基本一致:祖传手艺,无可奉告。

对挑牙虫的到来我是十分欢迎,甚至每年的这个时候,我都对门前路过的手艺人进行关注,我怕错过挑牙虫的机会。如果歇一年不挑牙虫,说不定哪天又犯牙疾怎么办?我把挑牙虫当作每年必做的一件事。

村里有人说这是一种类似于魔术的变戏法,牙虫不过是个道具而已,所有的过程全部是子虚乌有。不管别人信不信,我是坚信不疑的,因为挑过牙虫后当年的龋齿就不会痛,既然收到成效,那还会假吗?

我问过一位当牙科医生的朋友,牙齿里到底有没有虫?他的回答:蛀牙里有细菌。按照医学逻辑推测,虫牙其实就是细菌,细菌属于微生物,它不是虫子。那挑牙虫的人挑出来的是什么呢?牙齿坚硬如骨,能从中将虫子挑出来,恐怕不是常人所能,这是要有点神仙之术的,看来挑牙虫的行业里一定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奥秘。于是,我联想起为什么挑过牙虫就不痛的原因了,纯属心理作用。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,从内心产生一种抗拒性,把原本潜在的病菌暂时压制住,所以牙齿就不痛了,看来心理疗法有时甚过药物效果。

当年那些挑牙虫的人靠什么维持生存之道,是技能?是悬疑?是欺骗?虽然我一直想解开心中的谜团,但结果对我来说已并不重要。面对这场没有对错的博弈,不管是真是假,只要享受到整个过程,便是精神上的快慰。

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,再也找不到这个行业的影子了。不过街头巷尾的牙科诊所倒是多了起来,为居民群众医治牙患提供方便。